

■新作聚焦

周嘉宁小说集《基本美》:

重回青春与告别青春

□樊迎春

周嘉宁的小说集《基本美》涉及了不少与时代和历史相关的问题,比如“80后”一代人的迷思和对历史虚无的困扰,以及近来常被讨论的如何书写一代人经历的历史大事件的问题,但这依然是一本关于青春和情感的回忆录,作为回忆录的同时也是告别录。周嘉宁试图定义青春的要素然后挥泪告别,这一举动始终以“回忆”作为载体,进而关涉了与文学看似不甚相关的政治经济学。

在《假开心》一篇中,周嘉宁直接引用一位日本摄影师影集里的话:“如果真有一段可以称为青春的岁月,我想,那指的并非某段期间的一般状态,而是一段通过青涩内在,在阳光的照射下轻飘飘晃,接近透明而无为的时间吧。也是被丢进自我意识泛滥的大海时所遭遇的瞬间陶醉。换句话说,那是一种光荣的贫瘠,伟大的缺席。”这段话其实可以作为这本小说集的“文眼”,周嘉宁讲了八个故事,都在诉说同一个问题:如何以回忆的方式为青春定义。

循着周嘉宁的脚步,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为青春定义的轨迹。首先是夏天。“伟大的夏天”,“盛夏的远足”,“去崇明岛上看一看”,游泳、冲浪,都带着青春的气息,夏天的状态正是青春的状态,热烈、激情、烦躁、不安。周嘉宁以一种夏末甚至初秋的状态去写盛夏,小说集中的八个故事几乎全部在“回忆”中展开——三年前或者十年前的故事。因而当下已经处于一种非盛夏、非青春的状态,因为偶然的想起,便带着淡淡的伤感。这种追忆里呈现的正是与“青春”有关的大小问题:什么时候是青春年华?青春年华里我和谁在一起?他们过去是什么样?那时候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件?我面对这些时的心情如何?我是什么时候离开了那段时光?为什么会离开?是因为朋友的分散还是因为理想的覆灭,还是因为决定回到“规矩和秩序”之中的那一刻?

与盛夏和沸腾相对应的青春要素是“友谊”。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其实一直缺少真正书写“友情”的作品,写爱情和亲情都容易让人动容,唯独友情,难有典范。《基本美》中有一篇叫《抒情消亡简史》,其实整部小说也可以叫做“友情消亡简史”。友情比爱情更能代表青春的状态,成年后可以有很多场恋爱,但成年后的友情却越来越艰难。周嘉宁写了盛夏中的多种友情,多对朋友,他们无不分散在天涯,相见难,相见也尴尬。周嘉宁以近乎残忍的笔调书写了青春年华里友谊的难以为继,其实借友情消亡来回忆青春消亡,生活摧毁了友情,摧毁了青春,同时摧毁的是我们



《基本美》中,周嘉宁其实是在试图整理,整理一个季节、一段时间、一个必须定义的阶段。重回青春与告别青春,或许都是为了证明,青春时代不管是否真的走远,捕捉的努力与实践从未停止。

自己的盛夏,乃至我们的人生过去的四季。

在“盛夏”与“友谊”的要素之上,周嘉宁抵达了“隔膜”。人与时代的隔膜、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互动和交往的困境,在青春的时代,也在告别青春的当下。周嘉宁试图写出那种想要打破边界,想要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的意愿。我们厌倦了青春文学中的伤感、历史叙事中的厚重,《基本美》一文中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主人公的交往指涉的却正是和政治、历史等宏大话语相关的重要命题。周嘉宁在这里建构了一种打开历史也打开社会的新的方式,以友情的方式,以青春的方式,更以难能可贵的空间、地域作为重要维度。北京和香港,青年的沟通与交往仍然困难重重,我们又如何在青春都隔阂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新世界呢?一个哪怕是属于青年的新世界?这是周嘉宁的疑惑与出发点。

“夏天”、“友谊”、“隔膜”,周嘉宁的“青春”在回忆中绵延至新的高度。从学理上说,“回忆”背后有着复杂的情感伦理结构,在此不做详细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的回忆都不单纯只是廉价的煽情,而是对当下现实与时刻的一种回应性思考。正如屠格涅夫曾表达的,因为无法处理当下的社会现实与重要时刻,只好转而书写青春,试图从过去的时刻中找到面对当下境遇的力量,找到面对我们时代的支点和勇

气。在这样的意义上,周嘉宁其实是痴迷于去“回忆”和重新捕捉一种青春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洲身上的、小元身上的,那些少男少女身上的,更准确地说,是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所带来的变革的可能,变革当下的暮气、友谊消亡乃至人际隔膜,也通过变革去建设一个可能实现的“美丽新世界”。周嘉宁以故事为材料,以“回忆”为工具,以社会的关系变革为期望。这是作为作家的周嘉宁的“身体力行”,以书写的方式践行的,她知识理论框架中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最终这种“回忆”也变成了“告别”,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模糊和不确定变得清晰和确定,在回忆的光环之下,被定义过的青春也就此结束。所谓的“青春消亡史”、“盛夏消亡史”、“友情消亡史”正是“模糊性消亡史”、“可能性消亡史”,也是周嘉宁“回忆的政治经济学”的失败史。

《基本美》中,周嘉宁其实是在这样的实践之上试图整理,整理一个季节、一段时间、一个必须定义的阶段。“但是朋友啊,请和我在有限的自由里冒险”,不管是模糊性的消失还是对规矩和秩序的有限认可,这都是精神领域的自我疗愈。借着回忆去定义青春,勾连当下更是为了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即使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也依然是自我物质与精神困境双重解脱的一次尝试性跳跃。重回青春与告别青春,或许都是为了证明,青春时代不管是否真的走远,捕捉的努力与实践从未停止。我愿意将周嘉宁的写作和探索定义为“80后,怎么办”之后的“80后,长大了”,残缺艰难,借助外力,但,这也依然是长大。

■关注

2017年起《花城》杂志推出的“花城关注”栏目,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年轻作家的发掘和推荐,对隐秘的文学现场的介入与去蔽,而是在于这一已然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带给我们的“文学”启示,比如我们如何面对“新”的时代“文学的发生”,如何审视“新”文学的“文学性”,如何思考“文学是什么?”等等。

“边缘”的活力

这个时代,文学的边界一方面在拓展,另一方面也在收缩,一方面是大众化的其乐融融,一方面是圈子化的孤芳自赏。这当然是作家面对的共同现实,但对于“新”的青年写作者来说,这样的矛盾和困境尤其突出、尤其重要,也难以摆脱。可以说,在文学的权力场域中,青年人想要赢得一切,就有丧失一切的危险。

因此,对于一个青年写作者来说,“冒犯”基于一种共同责任的“冒犯”变得意义重大。正如栏目主持人何平在《开栏的话: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文学现场》中所言,“但每个时代还是应该容许捣蛋的文学坏小孩,只是对今天的年轻作者,做一个坏小孩难度更大。想象中,应该更多一些年轻人不计得失的冒犯和反叛,而不只是谨守文学惯例,因循文学既有秩序,或者沉溺于一种彼此接近的同人式写作作风。”

当下文学界对于青年人的期待,事实上暗含着一种内在的冲突,“青年”写作的无望之望以及“正确”和“错误”交织的复杂心理期待本身就意味着青年写作的难度。对于青年人的拔苗助长和无节制的“浇灌”与“鼓吹”,正在成为“青年写作”新的时代症候和精神灾难。“花城关注”显然是独辟蹊径。它关注的青年,大都是主流文学界之外的青年写作者,他们有着更具延伸性的身份,比如导演、编剧、媒体人,他们与大部分体制内的写作者不同,他们是“边缘”的、“隐秘”的,是不被评论界密切关注的一些“另类”写作者。“另类”当然并不意味着“成功”,相反,往往注定了“失败”,但“另类”也代表了活力,同时也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新,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虽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进步,但确昭示了未来。“无论前代作家多么有创造活力和勇气,他们终将衰老和退场,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新文学和“新”的文学时代最终还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有能力接过这时间的“权杖”,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未老先衰。但如果我们还对青年写作寄予希望,“花城关注”可能会打开一扇从缝隙中透着光亮的窗。我不得不承认,“花城关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我对当下青年写作的偏见和固念,确实,他们写得并不坏。

“稀缺”异质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说他们写得并不坏,当然不是讨好和恭维,因为这样的取悦毫无意义。这些青年作家的写作,当然依旧十分依赖个人的经验,也仍旧难以摆脱这个时代的沉重现实,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写作本身绝不是个人化的、不是现实性的,而是有着公共性的复杂面向和现代性的审美倾向。

当这种个人经验具有了自我的个性,当这种现实的图景具有了现代的属性,文学才真正复原了它本真的“复杂性”,也才拥有了它令人期待的“异质力量”。“异质”当然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别开生面,但这种“异质”不是单一、不是极端,这种“异质”是多元的、理性的,比如在万玛才旦的作品里,“异质”体现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性;在柴春芽的作品里,“异质”表现为一种鲜明的反抗立场;而在唐棣的作品里,“异质”则呈现出一种极其不安分的状态,并制造出文学的“新噪音”。在一个个性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幻象”的时代,这些五彩缤纷的“异质”,昭示并预示着青年写作将走向另一种“可能性”。

“花城关注”栏目里的作家,大都是看上去有些另类,并且时刻变换着创作姿势的年轻人,他们只是在做那个不同寻常的自己,只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是在竭力地“不让自己快速成为年轻的‘老年作家’”。青年作家,并不意味着不成熟,也并不代表着年幼无知,但一个成熟的青年作家,他应该敢于“直面自己的无知,甚至灵魂深处的幽光和阴暗”,当下的许许多多的青年写作者,恰恰缺少这样一种自我的审慎和警醒。

“形式”实验的探索

新媒体对于文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传统文学来说,文学期刊依然是最为重要的阵地。“文学期刊作为当代文学重要的传播中介,通过对文学信息的选择、组合与改写,引导着文学的发展趋向,而作家与读者的趣味又影响着期刊的编辑方针与传播策略,作者、编者、读者在复杂的三边互动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场域。”这个文学场域其实就是当代文学的创作格局和发展路向。

何平在与唐棣的访谈中说,没有先锋实验的文学是不正常的。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文学观念,“花城关注”做了一些实验,比如动用30多页的版面发表朱寅的长篇小说剧本,做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小说专题。接下来,何平说,还想做一个“歌与诗”的专题,将文学与当代流行音乐相结合。我们要开放文学的可能性,不只是接纳各种各样的作者,宽容各种各样的文本,而且要从整个文学生产的过程入手,甚至在整个社会结构层面上激活文学的潜能。

是的,文学创作不就是一次次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吗?不过,以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来说,基本上决定了当代文学比较单一的“现实”特性,同时回避了各种各样的“溢出”和“意外”。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说:“小说的未来是和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小说的未来,就是文学的未来。这个注定喧嚣、复杂、不确定的现代社会,开放的不应该是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突变的偶然性、鲜亮的创造性的文学之花吗?

“花城关注”让我们看到了《花城》杂志的努力和不同,其开放和可能,体现的是杂志自身的前瞻性和先锋性,它“充盈着探索文学在我们时代‘可能’抵达边界的精神气质”。青年、异质、实验,“作为写作者,理所应当贡献的应该是不同的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想象和不同的文学形式,我们的栏目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而如果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角度出发,“花城关注”最大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启示我们“必须从一个多么广阔的视野出发,来借助我们今天形势下技术条件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形式或题材种类的观念,以便找到构成当前文学活力切入点的表达形式”(本雅明语)。

■新作快评 孙未中篇小说《如果猫知道》,《中国作家·文学》2018年第6期

此事无关猫知否

□许婉霓

孙未的中篇小说《如果猫知道》架构了一个虚实相生的世界:富有想象力的女孩沐风因为总是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而在现实世界中迟迟无法毕业,在会飞能说话的神奇小猫牵引下,偶然走入了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意外地遇到了也不见容于现实社会、爱唱歌跳舞的浪花,想要不依赖电源、自由自在洗衣服的洗衣机,因为有了特立独行的想法被“雪山国”通缉的海盗男孩,以及只想自由生长的植物九色花。这一群偶然结识的朋友在历险中逐渐接近自己的理想人生,并做出各色选择。

小说中,沐风在遇上那只橘色会飞的猫时,她的世界开始出现巨大的裂痕,熟悉的环境变成了陌生的,自己与世界的联系骤然断裂,这是作者建构的第二层荒诞世界。事实上,整篇小说中,每个出现的人物在进入荒诞的一端时,都与沐风一样清醒:沐风意识到“也许我并不适合这个世界”,会跳舞的浪花也说,“我想我可能不适合这里”,而洗衣机、海盗和九色花,也是抱

持着一样的心情。

可是进入荒诞世界之后怎么办?很明显,荒诞世界并不是他们想到达的远方,作者继续借由小说中的人物进行探索。一方面,作者显出了与《绿野仙踪》拼命想回到现实世界完全迥异的思路:每个人都想到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世界,建立自己与美好新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虽然每个人都想逃离现实世界,但无人愿意采用“遗忘”的路径以重建自己与原本现实世界的关系。因为沐风他们发现了“遗忘国”里“遗忘”这条路径的不可靠:这里只能被叫醒回到原来那个他们不愿容的世界,而他们亦不愿意用不牢靠的遗忘去面对荒诞。

于是他们继续踏上了探险旅程。作者孙未用她特有的丰富的想象力、诙谐幽默的语言,不断质疑原有语词

的定义与荒诞世界的合法性。然而,走过了“遗忘国”、“大树国”,“雪山国”同样有着许多稀奇古怪又荒诞绝伦的规则。渐渐地读者开始发现,原来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世界,而是这些规则制约、塑造着规则中的人们成为怎样的存在。在小说中,每个人都如沐风一样,拒绝与这个世界同流,拒绝各种各样规则带来的塑造,既拒绝原有世界的规则,又拒绝荒诞世界的规则,总之不想被塑造成为任何“社会”觉得应该成为的样子。在原来的学校中,沐风迟迟无法毕业,正是因为她总是拒绝接受“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在最终到达海盗看似完美的海上世界时,她依然想回到原世界,也是因为她拒绝在不够完美的当下停留,她期待着“下一次”。自始至终,沐风都在拒绝。这样的拒绝姿态,并不意味着沐风只是一味否定,

事实上,沐风所希望的是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而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某种社会规则、形态、观念所认为的“应该成为的人”。回到现实世界后,对于自己“讲故事者”的职业规划,也是沐风对保持自我出路和思考对这个格格不入世界永不放弃反抗的抗争。

这样的拒绝姿态,是渗透全文甚至不知不觉影响读者思维的,读者也开始跟着沐风发问。比如这似乎无所不知、带领沐风进入新世界探险的猫,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无所不知呢?作者一方面一直在文本中强调“世界上,猫什么都知道”,一方面又不停透露出这只猫其实不可信的信息。然而“猫知道”这件事是否那么重要?事实上,在沐风拒绝为规则同化的道路上,猫知道答案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沐风一样,去怀疑、去拒绝、去反思一切看起来正确的、规则强加给你的东西。孙未在熟悉的天马行空里,轻盈铺展着每一处细节,再沉重叩击每个读者的心灵。小说中的指涉和隐喻,既让人回味也让人反省。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8年第九期要目

作家气榜
平民江山的首脑生活(中篇小说) 阿宁
我写了一个平民(创作谈) 阿宁
现实中国
精神病院采访实录(报告文学) 周芳
好看小说
花瓶碎了(中篇小说) 海玉
疑心(短篇小说) 南翔
绑架(短篇小说) 万胜
复活(短篇小说) 沈永生
陈永林小小小说三篇 陈永林
新人自荐
四季日料(短篇小说) 赵依依
读《四季日料》记(点评) 阿来
天下中文
毛发的力量(散文) 梁鸿鹰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2018年仍可订阅,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购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那个人和那座城(散文) 郭梅
通达:北京的大运河(散文) 侯磊
真情写作
母亲的意象(散文) 朱鸿
小丫子的故事(散文) 【美国】北奥
而立赋(组诗) 陈朴
在风中想起母亲(组诗) 郑万明
时间史(诗) 赵秋水
瞬间(外一首) 吴春萍
北漂故事征文选登
梦想北京,只为圆父母一个北京梦 杨勇
北漂奶奶的别样生活 五月
回望漂泊亦欣然 郑洁

广西文学 2018年8期目录

散文
散文新观察
朱强/整年
刘军/散文新观察之朱强篇
放言天下
胡森林/海,是地球的第一个名字
微尘如烛
黄芳/它们都有名字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专栏
黄彦翔/寻找前伏羲
批评
极美广西·文学批评
侯瑛/日常叙事的深沉诗意——漫谈壮族作家黄少崇的散文创作及启发
田右英/触摸疼痛:读黄少崇《在母语中死去》

小说
特约头条
王海霞/道短(短篇小说)
中篇佳作
焦冲/无路可逃
短篇精制
张可旺/地图上的旅行
李新立/蛙声一片
微篇妙品
牛虹/大院人物
刘俊/刘俊小小小说二题

诗歌
诗群绿风
天天/一座看不见的寺院(组诗)
张德明/岁月书简(组诗)
吴真谋/药师(外二首)
九〇后诗展厅
微克/微克的诗
特别策划·重返故乡
陈启文/无家可归的故乡

地址: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
邮编:530023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762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045/I
国外代号:M6169
国内代号:48-5
定价:6.00元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2018年 第9期目录 总第238期

文学港

好看
一枕夏深 宋长征
循着节气变化寻找乡村生活的节奏 南志刚

小说
头条 1/5040 曹寇
中篇 金色原野 西维
短篇 操场上在放西游记 周如钢
疯友 刘夏
钱来钱往 李晚寅

诗歌
首推 雪落敦煌(组诗) 蛭蛭
精选 接受(组诗) 蒋震
否定(组诗) 蒋震
人间草木(组诗) 格风
一个口吃的宇宙在口述(组诗) 蒋立波

抽身(组诗) 毛立纲
译诗院 帕吉诗选 董继平译
散文
明月与小她 钱利娜
在场 美食悟(五题) 陈鸿
寄生于流年(四题) 邱阔
乡村小学(外一题) 邵方杰
南疆情缘(六题) 翁华杰
雨城笔记专栏 翁华杰
芋头事迹略(六) 柯平

评论
名家评刊 爱之悲剧与叙事的力量... 曹霞
甬上作家 用手指捕捉声音的技艺,你会吗? 柯平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小巷来客(小说) 海贝
北海道之恋 俞悦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wxq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